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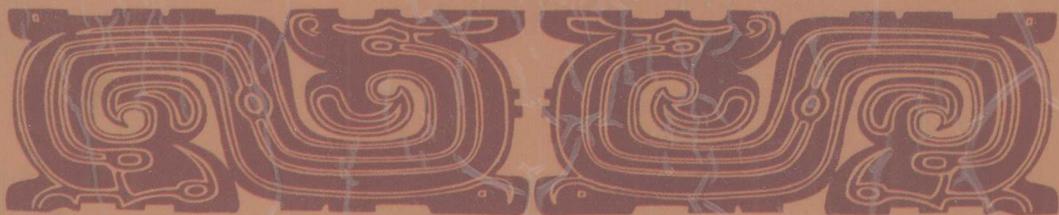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十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歷代學案

第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宋元學案 四（卷六七至卷九二） 郭齊張尚英校點 曾棗莊審稿
.....
一



儒藏

目錄

宋元學案卷六十七

九峰學案表

蔡沈

子模

西山季子、晦

子杭

翁門人。

子權

延平、白

陳光祖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水、籍溪、

劉欽——子涇

屏山再傳。

何雲源——劉漢傳

元城、龜

山、譙氏、

武夷、豫

章三傳。

涑水、二

程四傳。

劉實翁

子震

王充耘

黃鎮成

陳師凱

並九峰續傳。

黃千能

九峰同調。

九峰學案

祖望謹案、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為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為一家。述九峰學案。梓

材案、蔡氏自西山先生晦翁稱為老友、子若孫入學案者八人。九峰二兄並見西山蔡氏學案。謝山以九峰皇極自為一家、故別為九峰學案。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正蔡九峰先生沈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季子也。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求訪、不就、學者稱為九峰先生。先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為、環眊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



備藏

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

者。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宋志所著

錄者稱有六卷。慶元初，偽學之論興，西山遠謫春陵，先

生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道楚、粵窮僻處，山

川風物，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

獨以理義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

西山不幸歿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

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

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為師。其文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

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

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初，追謚文正。

書經集傳序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

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

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

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

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

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

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

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

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

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

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

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

要，舍是書何以哉。

洪範皇極序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

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

之所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

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

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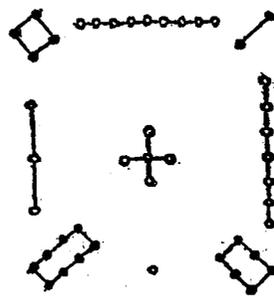


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叙秩、真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于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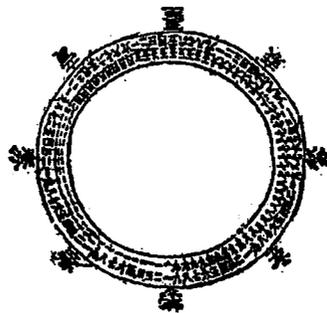
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洪範皇極圖

洛書



九九圓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四	九三	九二	九一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一
七四	七三	七二	七一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	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有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有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

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沖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隳。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于至微、等于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于虛明、而死于

暗窒也。萬事善于虛明、而惡于暗窒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邪。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邪。長者盛而消者衰邪。進者利而退者鈍邪。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得失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言、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音沿。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

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

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大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



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己者焉。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

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于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機、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且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耦、行者奇而止者耦、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數者、彝倫之叙也。無叙則彝倫敦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中莫善于敬、進學莫善于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歟。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歟。思之思之、或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于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窮、動靜之微。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于無。五運迭至、理藏于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間。大本太始、復往而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極焉。上卷。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

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于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象以耦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凶、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

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

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化生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數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克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

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于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耦者也。變之耦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耦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于一。參于三。究于九。成于八十一。備于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人之因革莫不于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



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九十八、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宮。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

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偕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叙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于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燠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

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千、十二爲支。十千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千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于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于數者也。中人以下、囿于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上焉者、安于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瞶、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

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可已者、道也。道于天、其陽乎。道于地、其陰乎。道于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于地而雨暘爲質、地交于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網緼雜糅、開闔動盪、